

《畫繼》校注

【宋】鄧椿 撰
劉世軍 校注



HUAIJI JIAOZHU

《畫繼》校注

【宋】鄧椿 撰
劉世軍 校注

廣西師大出版社

•桂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畫繼》校注 / (宋) 鄧椿撰；劉世軍校注. —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495-6892-5

I. ①畫… II. ①鄧…②劉… III. ①中國畫—繪畫
評論—中國—古代 IV. ①J212.0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45422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541001)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衡陽順地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陽市雁峰區園藝村 9 號 郵政編碼：421008)

開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張：8.25 字數：190 千字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42.00 元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本著作爲 2013 年度中華古籍整理重點項目
“《畫繼》版本研究與校注(教古字[2013]118 號)”
階段性成果，廣西師範大學 2013 年度學術著作資
助出版項目。

前 言

《畫繼》十卷，爲南宋鄧椿撰。鄧椿，字公壽，四川雙流人。《畫繼》是他繼宋郭若虛之《圖畫見聞志》而作。其書名爲“畫繼”，是因爲唐張彥遠作《歷代名畫記》，起軒轅，止唐會昌元年(841)；宋郭若虛作《圖畫見聞志》，起會昌元年，止北宋熙寧七年(1074)；椿作此書起熙寧七年，止乾道三年(1165)，用續二家之書，故曰繼也。書中所錄內容上而帝王，下而工技，九十四年之中，凡二百一十九人。卷一至卷五以人分，曰聖藝，曰侯王貴戚，曰軒冕才賢，曰縉紳韋布，曰道人衲子，曰世胄婦女及宦者，各爲區分類別，以總括一代之技能。卷六、卷七以繪畫種類進行劃分，曰仙佛鬼神，曰人物傳寫，曰山水樹石，曰花竹翎毛，曰鳥獸蟲魚，曰屋木舟車，曰蔬果藥草，曰小景雜畫，各爲標舉短長，以分闡諸家之工巧。蓋互相經緯，欲俾一善不遺。卷八曰銘心絕品，記所見奇跡愛不能忘者，爲書中之特筆。卷九、卷十皆曰雜說，分論遠、論近二子目，則書中之總斷也。論遠多品畫之詞，論近則多說雜事。鄧椿作爲當代之人，記當代之藝，又頗議郭若虛之遺漏，所收相對比較詳細。故四庫館臣云其：“網羅賅備，俾後來得以考核。其持論以高雅爲宗，不滿徽宗之尚法度，亦不

滿石恪等之放佚，亦爲平允。固賞鑒家所據爲左驗者矣。”誠爲的言！

關於鄧椿先世與生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古今姓氏書辯證提要》有誤，其云：“宋鄧名世撰，而其子椿袁次之。名世字元亞，臨川人。祖孝甫，見《宋史·隱逸傳》，即原序稱文昌先生者也。椿有《畫繼》已著錄。”然《四庫全書·畫繼提要》卻云：“椿，雙流人。祖爲鄧洵武，政和中知樞密院事。”可見兩處乃自相矛盾。查《宋史》，鄧名世之子爲鄧椿年，又王應麟《玉海》卷五十亦云：“名世子椿年，袁集次序之。”由此可證兩人並非同一人，一個是臨川人，一個是雙流人；一個名鄧椿，一個名鄧椿年；一個祖鄧孝甫，一個祖鄧洵武。這一錯誤遂使後之典籍均因之，如商務印書館之《中國人名大辭典》謂鄧椿“作者事略”仍云：“鄧椿，宋代鄧名世子，官至郡守。祖洵武，嘗知樞密院……又名世所著《古今姓氏書辯證》，椿袁次之，父子相繼，用力尤多，故較他姓氏特精核。”此書與《提要》唯一不同在稱鄧椿“祖洵武”，而非“孝甫”，似是把《古今姓氏書辯證提要》與《畫繼提要》綜合了一下，但仍是錯誤的。其後于安瀾輯《畫史叢書》將此條悉數收入。而近之俞劍華所輯《中國畫論類編》第一編《畫繼雜說》亦從之，并云：“鄧椿，宋名世（字公壽，雙流人）子。”其誤更甚，則所謂以訛傳訛者。胡玉縞曾指出這一錯誤，後來謝巍先生據《宋史》卷三百二十九《鄧綰傳》，對鄧椿先世及生平進行了考證，基本廓清了前人之誤，讀者可參閱。^①余亦按文索冀，並翻檢《雙流縣志》《四川府志》及《宋史》《鄧氏家譜》，竟然發現鄧椿家族在雙流是爲

^① 參見謝巍《中國畫學著作考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第182頁。

一大文章世家。遂細而記之於下！

鄧氏祖先居梓州(治四川三台)中江,宋初鄧琛徙居成都雙流,“以經學誘進後生,群聚至數百人,翕然知學”^①。琛子至,至子綰、縝、縡;綰子洵仁、洵武^②,從子卹,自綰至卹先後舉進士。洵武子雍,雍子椿、杞。雙流鄧氏六代人中,為官者多,有至樞密院、尚書右丞者;有進士六人、翰林學士一人,亦雙流名家望族之一。

鄧至,鄧椿高祖父,宋仁宗時人,“通六經”,“號二江先生”,范鎮“為之友”,范百祿“從之遊”,以子貴“贈太師”^③。范氏家族在宋時亦是四川文章世家,上文所提到之范鎮,字景仁,自仁宗寶元元年(1038)中進士,累官至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右諫議大夫。英宗時,因“濮議”忤英宗意,以翰林學士出知陳州。神宗即位,於熙寧三年(1070)四月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范百祿,字子功,他是范鎮之兄范鍇的兒子,生於天聖八年(1030)。年幼時,其父為衛尉寺丞,攜之入京師,嘉祐二年(1057)中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他自中進士至逝世(紹聖元年,1094年)共三十七年,歷仁、英、神、哲宗四朝。在宋代成都范氏中,范百祿的官職最高,累官至宰執,具有突出的為官才能。英宗時,范百祿“考官第策入三等,英宗親覽嘉歎,欲不次用之”。這是宋代著名的高水準策對之一,“國朝制策三

^① 《雙流縣志》,卷二,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② 《雙流縣志》,卷三,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

^③ 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十八之一,隱逸傳;四庫全書本《全蜀藝文志》下冊,卷五十五,氏族譜·雙流鄧氏,北京:綫裝書局,2003年。

等惟吳育、蘇軾及公(范百祿),凡三人焉”^①。百祿著有文集五十卷,已佚,事見《范太史集》卷四四《范公墓志銘》,《宋史》卷三三七有傳。鄧至能與這樣一些大儒相往來,自然也胸有不凡,其著述有《易義》、《群書故事》十五卷、《故事類要》三十卷、《往事高抬貴手》五十卷、《通書》十卷、《二江集》三卷,均佚,僅存文一卷。雖然鄧至之文大多不存于世,但從以上記載中可以看出,鄧至的修養與學術水準之不凡,從此也打下了鄧氏家族世以文章起家的基礎。

鄧氏家族在宋朝政壇中初出者,當為鄧綰。鄧綰(1028—1086),原名維清,字文約,鄧至子,鄧椿曾祖。慶曆年舉進士,為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熙寧三年(1070)冬,通判寧州。後官至御史中丞、翰林學士、龍圖閣直學士。文學修養頗高,能承家風,其代表作《張湯論》與《公孫弘論》並入宋佚名撰《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可見宋人對其文還是十分看重的。鄧綰尚著有《治平文集》三十卷、《翰林制集》十卷、《西垣制集》三卷、《奏議》二十卷、《雜文詩賦》五十卷,均佚,今《全宋文》第七十五冊存其文三十五篇。從以上來看,鄧綰著作亦頗豐,不愧先祖。其兄弟鄧縝、鄧縉均為熙寧中進士。

鄧洵武(1055—1119),字子常,綰之仲子,鄧椿祖父,熙寧中舉進士,為汝陽簿。紹聖(1094—1098)中,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國史院編修。至徽宗朝,由於依附蔡京,官至觀文殿學士、知樞密院,拜少保,封莘國公。歿後贈太傅,謚文簡。鄧洵武嘗於宋

^① 《范太史集》,卷四十四,《資政殿學士范公(百祿)墓志銘》(以下簡稱《范百祿墓志銘》)。

哲宗紹聖中爲國史院編修官，“撰《神宗正史》一百二十卷”，徽宗時，“修撰《哲宗實錄》”。能修撰兩部如此大部頭史書，亦實爲一代史學之家。^①《全宋文》收鄧洵武文十一篇。鄧洵武之兄長鄧洵仁，熙寧中進士。元符(1098—1100)初，提舉河東路常平等事。崇寧二年(1103)，試給事中，詳定編定大禮勅令，攫翰林學士。大觀初(1107—1110)，知河中府，遷翰林承旨，知制誥兼侍講。四年，除尚書右丞。政和三年(1114)四月坐罷，守資政殿學士知亳州，宣和中爲大名府路安撫使，知大名府^②。鄧綰從子卽亦是熙寧中進士，實爲鄧氏一家之極鼎盛時期也。

洵武子雍(即鄧椿父)，其傳不詳，崇寧間以其父恩蔭^③爲官，從《畫繼》中知其曾官侍郎。《新唐書·百官志二》：“(中書)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貳令之職。又門下侍郎二人，正三品。掌貳侍中之職。”宋承唐制^④，可見雍的官位亦很高。雍亦好畫，嘗見背工以郭熙畫揩拭幾案，遂奏請皇帝，於是其家“第中屋壁，無非郭畫，誠千載之會也”^⑤。雍子鄧椿，字公壽，洵武孫，雍長子，南宋前期人，乾道間進士，官至知州。著有《畫繼》一書，今存。《全宋文》收其文兩篇^⑥，《全宋詩》輯其詩《乾道壬辰三月十日同叔衍遊諸山，用邵公濟〈大象閣韻〉》，詩云：“□^⑦山正南隆，翼蔽如壁壘。白龍舞蜿蜒，漾漾環一

^① 此節參考胡昭曦《巴蜀文脈之傳承發展》，《中華文化論壇》，2009年11月增刊。

^② 參見《全宋文》，第120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第298頁。

^③ 《雙流縣志》，卷二。

^④ 據《宋史》卷一百六十八所記，兩省侍郎爲正三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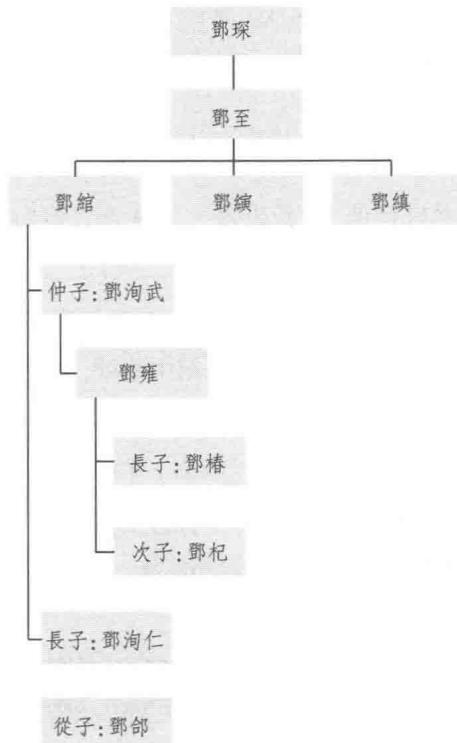
^⑤ 《畫繼》卷十。

^⑥ 《全宋文》收其文即《畫繼·序》與《家傳跋》。

^⑦ 由於此詩刻錄於巖石之上，有些字漫漶難識，故以“□”代替，後同。

水。最勝錦開屏，□秀當前起。石崩古有句，甯慮英靈止。東山屹相望，縷脈□□□。佳處更崇窟，頓倍客懷喜。後巖天下獨，人傑嘗□光。一門太平瑞，那復論表裏。成事百年間，繼者能□耳。我來□乘酣，借□□□使。玉樹□風前，試把蒹葭倚。”^①另存摩崖題詩手跡《盧棠題記》拓錄一件。雍仲子鄧機，亦以恩蔭爲郡守。

附鄧氏家族關係表：



^① 參見清劉喜海《金石苑》，冊四。又錄於《全宋詩》，第48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從以上簡述中可以看出，鄧氏一族六代多以文章名世，其益優者有鄧至、鄧綰、鄧洵武，優秀的文學修養亦為鄧氏樹立了門風；同時，鄧椿的祖父鄧洵武曾兩修帝王史，又為其積累了作史經驗，故鄧椿兩次在《畫繼》提到“先大父”，充滿了溢美之情。

大凡在美術理論上做出傑出貢獻之美術史家，其家一定富收藏，唯其如此纔能有足夠的視覺經驗來進行理論建樹。以中國繪畫史學史上第一部美術通史《歷代名畫記》的作者張彥遠為例，其家就是三相張家，也是當時著名的書畫收藏家。《新唐書》載張彥遠祖父張弘靖時就“家取書畫，侔祕府”。^①

鄧椿大父鄧洵武、父鄧雍正好生於“崇觀盛時”，鄧洵武還做過徽宗朝的副宰相，是以其家亦富於收藏，《畫繼》序云：“見故家名勝，避難于蜀者十五六，古軸舊圖，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尤絕異之品，散在一門，往往得免焚劫，猶得披尋。”^②其家尤其以收藏郭熙之畫最多，其收藏經過還具有一定的戲劇性和偶然性。《畫繼》載：“先大父在樞府日，有旨賜第於龍津橋側，先君侍郎作提舉官，仍遣中使監修。比背畫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慶圖之類。一日，先君就視之，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幾案，取觀，乃郭熙筆也。問其所自，則云不知。又問中使，乃云：‘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上即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且命舉至第中。故第中屋壁無非郭畫，誠千載之會也。”^③除此之外，鄧椿交

^① 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② 見《畫繼》序。

^③ 見《畫繼》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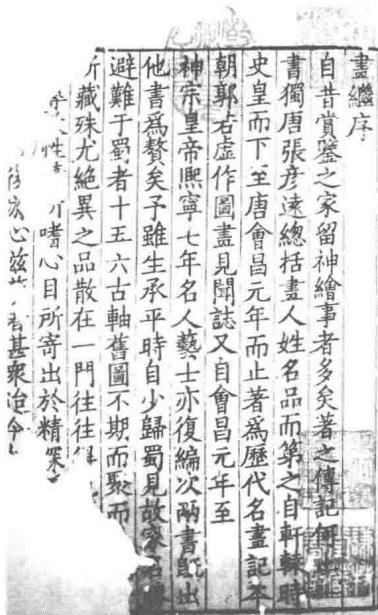
往廣泛。據《畫繼》內容所載，其與各級官員來往密切，尤其是從卷八來看，均極一時之官宦，其交遊之廣令人咋舌。從做官情況來看，上至開封府尹、太常少卿、侍郎、龍圖閣直學士，下至主簿、制幹；從交往類別來看，有趙室宗室、各級官員、貴胄子弟，亦有僧人畫家（智永）。總的來說，以官宦、士人為主。在宋朝這個收藏古畫成風的時代，以畫為中介，互相品賞，交接往來是最為風雅之事，鄧椿的交遊好友中就主要以善藏畫者為中心。據筆者統計，僅《畫繼》卷八所記其在各家所見之“銘心絕品”就有兩百多幅，再加上其“平日所見”之普通作品，實“成兩牛腰矣！”^①

鄧椿先世所收藏下來的古籍圖畫以及其在諸家所見，不可避免地對鄧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之“性情所嗜，心目所寄，出於精深，不能移奪”。於是，他奮筆疾書，紹續張彥遠、郭若虛之遺意，“稽之方冊，益以見聞，參諸自得，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祀，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襄成此書，分為十卷，目為《畫繼》”。

總之，良好的門世家風——文章世家與史學遺風，廣泛的書畫交遊，豐富的視覺欣賞經驗，加上其本身良好的文化修養，遂使鄧椿能寫下《畫繼》這部在中國繪畫史上承前啟後的繪畫史著。從《歷代名畫記》到《圖畫見聞志》，再到《畫繼》，中國繪畫史學家們在歷史的時空上完成了一次從遠古到宋的史學接續。俞劍華先生說：“古代的中國畫通史僅有《歷代名畫記》《圖畫見聞志》《畫繼》。”^②而鄧

^① 參見《畫繼》卷八“銘心絕品”。

^② 見周積寅主編《俞劍華美術論文選》，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1986年。



鄧椿《畫繼》序

椿之所以能成此書，與其時代風氣及其家“先世所藏，殊尤絕異之品”也有一定的關係。宋代繪畫藝術的繁榮與發展，收藏風氣的熾盛，為鄧椿的理論總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經驗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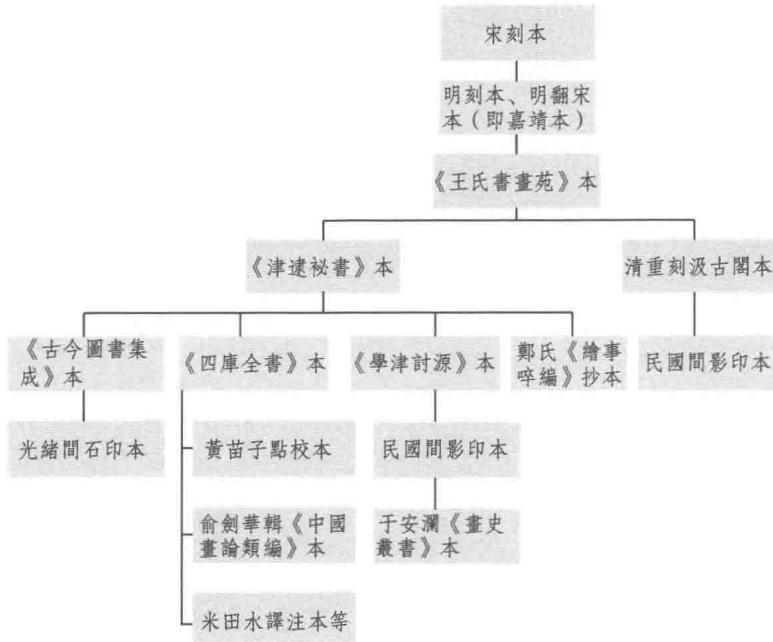
據鄧椿《畫繼》序言知其當完成於乾道三年，即 1167 年。自鄧椿著作完成後就有南宋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本行世，這是迄今為止中國繪畫史上存世最早的一個刻本。陳道人刻本中遇宋諱如玄、勣、構、慎、筐、貞、惇、敦皆缺最後一筆，其中“惇”為宋光宗之“諱”，由此可以推算出《畫繼》當刻於宋光宗年間（1190—1194），或稍晚。中國畫學最早的宋刻本僅有兩部半，其中《畫繼》與《五代名畫補遺》為合刻本，另半部是《圖畫見聞志》，僅存四、五、六卷，因此尤為難

得。《畫繼》全書共十卷，版式為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序後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現為遼寧省圖書館收藏，係孤本。《畫繼》元代本未見，然明代刻本頗多：明刊《唐宋畫苑珠林十五種》本；明翻宋陳道人書籍鋪刊本，上海畫院藏；明刻本，現存國家圖書館、復旦大學，以上兩種版式與南宋本相同；《王氏書畫苑》本；明汪氏刊《珊瑚網》本，依舊抄本刊；毛晉《津逮祕書》本。清代刻本：《古今圖書集成》卷七百五十八錄《畫繼》部分內容，此本只錄其序、目錄，第一卷至第七卷只錄人名，第八卷“銘心絕品”則全文錄入；《佩文齋書畫譜》卷十一、十二、十五、十八，以及宋代畫家傳諸卷有引；《四庫全書》本；張海鵬《學津討原》本，後有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臺北藝文印書館 1956 年影印《百部叢書集成》亦收，1980 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又拼版縮印付梓；道光年間鄒氏輯抄《繪事啐編》本，鄒鐘靈（1807—1860）編，清道光間依樣壺廬山館抄本，凡三十冊，前有康發祥（1788—1865）、程宗光及道光二十九年（1849）朱寶善序，鄒氏抄本源自《津逮祕書》本，此書舊藏李盛鐸木犀軒，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室；清慈溪鄭氏抄本，國家圖書館藏，飾藍絲欄，此本內容與津逮本同，唯卷二缺“拔，為學精到”五字；舊抄《繪事雜錄》本，故宮博物院收藏。

近代以來，陸續有各種版本的《畫繼》面世：沈子丞輯《歷代論畫名著彙編》本，鄧實、黃賓虹《美術叢書》本（據汪氏珊瑚網輯），俞劍華輯《中國畫論類編》，于安瀾輯《畫史叢書》本（取《學津討原》本為底本而校），1963 年人民美術出版社排印本（與《畫繼補遺》合輯、黃苗子點校），米田水譯注《圖畫見聞志·畫繼》本（以《畫庫全書》本為底本、參以陳道人本與《王氏書畫苑》），等等。在這些現代版本

《畫繼》中，唯米田水譯注本對其進行了校注，然全文校注錯誤百出，殊不可看。有鑒於此，我遂以宋陳道人本《畫繼》為底本，對其進行逐字逐句的校箋與注釋，希望對於美術史研究者有所幫助。

《畫繼》的版本源流大致可表示如下：



校注凡例說明：

- 1.本校注以中華書局1985年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宋陳道人書籍鋪刻本及中華再造善本為基礎，參以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國家圖書館藏津逮祕書本及其他諸本。
- 2.本校注如在宋陳道人本及其他諸本中發現語句不通，再憑據其資料源進行校注。
- 3.現存宋陳道人本中有諸多殘隕，今均據明刻本及其他本補入。
- 4.宋陳道人原本避宋諱玄、勣、員、構、敦、惇等字缺最後一筆，本校注均不描出。
- 5.宋本中的異體字、假借字、古今字等均依樣描出，並進行校注。
- 6.由於古今文字略有不同，有時古今雖同為一字，但其含義並不完全相同，如“鍾”與“鐘”，因此本校注全部使用繁體字。
- 7.按古本凡遇當代王朝名、本朝帝王名字及帝王年號前均空一至兩格，以表尊敬，今一律改為接排。
- 8.古代書籍均未點分句讀，為使閱讀方便，本校注均按現代句讀法標點。
- 9.本校注在部分疑難詞義中不僅作“注”，還作“疏”，尤其是一些古詩詞典故比較生澀，作“疏”的目的是努力使語義明白易懂。
- 10.本校注中插入一些圖片，以對應相應的畫家，其目的是為了“以畫釋人”，讀圖而識人，知人而論世。

序

自昔賞鑒之家，留神繪事者多矣，著之傳記，何止一書。獨唐張彥遠¹總括畫人姓名，品而第之²，自軒轅時史皇³而下，至唐會昌元年⁴而止，著爲《歷代名畫記》。本朝郭若虛作《圖畫見聞誌》，又自會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寧七年⁵，名人藝士，亦復編次。兩書既出，他書爲贊矣。予雖生承平⁶時，自少歸蜀，見故家名勝⁷避難于蜀者⁸十五六，古軸舊圖，不期而聚。而又先世所藏，殊尤絕異⁹之品，散在一門，往往得免焚劫，猶得披尋¹⁰。故性情所嗜，心目所寄，出於精深¹¹，不能移奪¹²。每念熙寧而後，游心¹³茲藝者甚衆，迨今九十四春秋矣，無復好事者爲之紀述。於是稽之方冊¹⁴，益以見聞，參諸自得¹⁵，自若虛所止之年，逮乾道之三裸¹⁶，上而王侯，下而工技，凡二百一十九人，或在或亡，悉數畢見¹⁷。又列所見人家奇迹，愛而不能忘者，爲“銘心絕品”¹⁸。及凡繪事可傳可載者，裒成¹⁹此書，分爲十卷，目爲《畫繼》。若虛雖不加品第，而其論氣韻生動，以爲“非師可傳，多是軒冕才賢²⁰，巖穴上士²¹，高雅之情之所寄也。人品既已高矣，氣韻不得不高；氣韻既已高矣，生動不得不至。不爾²²，雖竭巧思²³，止同衆工之事²⁴，雖曰畫而非畫²⁵。嗟夫！自昔妙悟精能²⁶，取重于世者，必凱之、探微、摩詰、道子²⁷等輩。彼庸工俗隸，車載斗量²⁸，何敢望其青雲後